

新刊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內簡尺牘

二



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三

與宮使李尚書 各擇字德升

十二帖

公辭郡甚善前漢史循吏傳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遂治渤海奏言無令丞相御史拘臣以文

法宣帝許之宣帝即位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

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率遂可用上以為渤海

太守謂遂曰渤海廢此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

稱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守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

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黃池中耳今欲使臣

勝之耶將安之也上聞遂對其然否曰選用賢良固欲安

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

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上許焉東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

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

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延為盜賊逐單車獨行至有郡中

亦皆罷今日從臣守郡郡必度外有所為而待以歲月

可異尺寸之功也若一人守之數十人伺之一搖手舉足

便敷焚為崇固不若明哲保身之愈也

向來駙使致問遣使趨宜興鎮江矣比歸次城中與之遇

携與俱還疲曳之餘信筆作謝至今負簡慢之愧復被誨

存具審春序寒燠未調台候萬福吾儕皆老矣日望公把

一麾南來詩話云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一麾乃出

右秉白旌以麾之麾耳延年贈阮如平詩云屢薦不用其後

一麾乃出守謂山濤薦成爲吏部三上而武帝不用其後

一麾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後杜牧

之為登梁楚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山望昭陵

故事為解后一見而不能得但時想見風神於落月照屋梁

杜工部詩各月蒲

之時也屋梁猶疑照顏色然

魯宏父名博時寄近詩可見賓客之盛詳見天台詩所刻

德爵之尊如齒輔出長民莫如德則莫有出公右者又

示長短句二軸搏追風流追繼前修相寓公不復賦式微

矣毛詩式微篇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去

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

胡為乎泥中歸微君之躬某嘗謂天下之樂無窮而意適則為樂何必

据虎背而坐而使道傍人指以為仙者而謂之樂乎聊發

千里一笑東坡先生答范景仁書云

某初欲倚公為東道主後漢文光武謂耿弇從後騎一覽

赤城之勝天台赤城山高一方八千丈洞

千里命駕音文康與呂安支善賦世驚愚必不見赦南華

坐此阻闊十五年相望一涯但有企竦奉手誨具審春

暄台候勝常自肯小間否音所景反鍾乳丹砂

固貴人所餌以燕居如齋無声伎之奉以陽攻陽祇益病

耳狀徒無益也本草石鍾乳味甘温无毒陶隱居云出始

然遂有与晤言者章掾家推獎掾屬官也漢文云渠依青

龍婦家富人陳氏吳郡高經續記云温瀆旁有青龍鎮人

台時其婦懷妊陳媪前漢史高祖母媪文穎注曰幽州及

固應爾耶前漢史韓信傳云信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

更望然賜游揚諸公問前漢史

度當至官下王孫不能自食

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前漢史外

度當至官下王孫不能自食

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前漢史外

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前漢史外

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前漢史外

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前漢史外

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前漢史外

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前漢史外

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前漢史外

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前漢史外

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前漢史外

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前漢史外

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前漢史外

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前漢史外

曹江生曰使僕僕揚足俾遂寸進區區之叩

奉誨存大慰瞻仰即日歲晏寒令浸嚴共推台候萬福某

老境衰殘夏秋感疾在膚革間雖不至卧病而塊然危坐

一塌之上奄二彌時殆不知有身世也一女弟新寡前漢

馬相如傳云卓王諸孤呱二書益獲篇云啓孤呱而泣子孫有女文君新寡諸孤呱二書益獲篇云啓孤呱而泣子

不能赴抹冬至後方往視之遂由徑入荆溪行論語

徑奠橫山公胡樞密舟回詣城府親舊挽留涉旬而後返

方歲窮禮記月令云季冬之月日窮塞向之時毛詩國風

不獲已耳比還方能具報草草不宣

省書喜聞眠宿大佳某已遂自立注同而公亦安於閑寂

相望耿二如太白之配殘月也唐韓文公集東方未明篇

大白醜殘月嗟尔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

暉大白醜二雞三號更五點王直方詩文發源云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星到曉關不收贈道潛云故人名在天一

雅醞藉尊賢貴老自有家風寓公諒無泥中之嘆已見前

相之猶未造官殆是閩盜未靖之故福唐大府置家其

中度無可慮者舉之詩語益奇乃翁一部鼓吹也補史

德璋居宅成景宮山水蕙几獨酌門屏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

分違十七年心衰貌改可以想見而區二念德烟如皦日

也毛詩云謂之不即日春寒台候復何如其聞公苦赤目

相之示書亦云方藥卒用菊花芎辛之厲本草云菊花味

風眩腫痛日欲脫淚出又云芎辛味辛溫無毒主風入心

曰淚出其葉名蘇无又云細辛味辛溫无毒久服明目利

目淚出其葉名蘇无又云細辛味辛溫无毒久服明目利

九此等公未嘗入口唯有瞑目跌坐存神守氣楚詞遠遊云一氣

神与於可不藥而愈也冬温如春令礼記月令云季冬行

多固村氓無遠慮質實喪褐一空而曾冰積雪過於窮臘論語

我戰飛雪千里東坡先生與陳師仲飢疫相仍更有可慮者所冀慎疾云子

之戰所以益壽福書云其餘慎疾自重

相之錄近詩見遺讀之竦然詞句温麗東坡先生云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

則蘇州上温麗晴深不及也唐韓昌黎文石鼎齋不見圭角句云磨龍去圭角

正似其為人一門之內連枝秀傑兄弟為可為公賀也舉

之謂當一過婦翁晉史衛玠字叔寶時号玉人故可冀邂

迨竟不如所料似聞欲試科目高文碩孝已藉藉在搢紳

間又何必决得失於一夫之目也

使臨狂誨飭具審覆茲冬序台候勝常其聞公苦赤目固

不如別紙之詳大抵肝受熱則目病故鑿療率用寒藥又

之則害於脾不能食雖少壯者亦難之公年幾七十寒藥

豈可輒近以執攻執必作障翳如書所云也近見一鑿療

王剛中刮膜如神淫繫經云如目盲人為治目故造諸良藥

變符詠穰云金篦空利莫鏡象未全空知公訪兩鑿亦妙手日行藥喜注見

慰此區區晨夕念望之心

又知天台水潦之厄徙避猶未復也鄉州上田已槁死下

田亦敗於秋潦宜與山間與杭湖相接連處往往漂沒比

省妻母之喪至餘杭道中猶有浮查在高樹如柳儀曹所

云也唐柳宗元集雨晴至江度詩云江雨初晴思遠步日

揣查天台並海亦復尔耶字通用海錯豐餉方移家拯溺之初又為公此費拜貺殆不皇也

筆三十枚并小箴二百謾馳上微贊可當一笑耳女子初  
苦痰飲初不料至此方夕痺厥竟不能出一言而去設有  
宿誠不過託其夫與子耳李郎尚待遠次必占去就於酒  
醴之間敢忘設也前漢史元王交傳元王以稷生白生  
元王遣子野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  
為博上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  
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鄂  
客為宗正封上鄂侯元王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鄂  
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到客歸復以為中  
夫立四年夢子戊嗣初元王薨禮申公等稷生不耆酒元  
王每置酒常為設醴及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為稷生退  
可以出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夫楚人將鉗我於市  
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生之德與今王一日  
夫小禮何足至此稷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二人者為道  
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云道也忘道之人  
胡可與以久處豈謂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蒙問遠遂私布

與張尚書

名登字瑩如

五帖

茂嘉遣騎至所遺誨帖把玩三復具見存寵衰晚之意即  
日復茲歲端共惟台候萬福某久在泥塗見一卷揚故人  
方居天上雖榮悴了不相關而聲氣之求易乾卦同聲相  
不間喧寂幸甚過望不可言不宣

別紙開諭重悉今日之急兵與賦而已屬者南北解仇上  
下戢兵姑為息肩之計趙臺卿云嘗唯高才獨當天下之

急務某頃嘗居此官為國用之大蠹如三省吏祿有一輩  
請十七色錢者諸將之兵或淪於異域或去為盜賊或死  
於兵火無慮數萬而名籍不除馳坊車營務無一車馬而  
廩於官者千餘輩如孝官書局禮樂之司尤為不急版曹  
坐視太息莫敢誰何故於謝表具言其事公謝戶部尚書

分掌三統之法翰林計省參榮八座之繁中謝籍以率天  
下散圍之繁制邦內經常之費任士納四方之貢持衡居

五化... 平輕重相權上下与足承平歲父奢汰日茲好大  
喜功... 新厭故遂底魚頰尾之害馴致祥羊墻首之奴  
乃乘... 蒙塵不倫純駟羣氓擠壑不殊羹藥當屬能臣共  
國計... 碩夷傷之未起念均節之宜先六軍之名籍弟性空  
文三... 自之司存猶仍舊費吏部致法係差之冗公車上書  
特補... 之恩李校儒官尚崇文其圖書册府當侯太平盛餅  
空餐... 登壇守食在宣和固已如此至律次益又甚焉自非  
獨令... 政制一精流弊之原何以富國裕民復見中興之盛  
使令... 臣者自視欲然智力已窮憂責亦重若為報稱不負  
師人... 妄作之凶茲蓋伏遇一皇帝陛下親臨諸將征伐之  
塞... 得斯民利病之實除奇僻燒黜聚斂之臣亦亦頭棟  
求... 之數苟操刀而立斷初无畏首畏尾之虞則解絃而更  
張... 庶有足食 庶幾朝廷解絃更張 前漢史董仲舒傳仲舒  
足... 兵之望 庶幾朝廷解絃更張 對策稱孔子曰腐朽之  
木... 不可彫也 庶幾朝廷解絃更張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  
黃... 墻金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今下而詩起如  
必... 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云益也切譬之琴瑟不調甚者  
之... 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金有良玉不能善 少寬微  
調... 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金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某父安窮陞雖不相聞而一時名德中外所向固不必尺  
書啓問而後察也即日冬序早寒共惟台候萬福某妻母  
年幾八十得疾卧山間不獲已扶僮一詣而寓舍在境中  
小舟由徑若販夫賈豎逃免征輸不敢踐冠蓋舟車四達  
之路東道主乃平生握手之舊望之若霄漢然匿形避影  
浹日而反可以發公一大笑也

向傳進端殿踐樞省豈唯區區喜可為天下賀也父之乃  
聞尚留京兆侍從父次僉論所屬固自應尔况如白首故  
人尤有望於綈袍之舊 史記范雎傳雎既相秦二号曰張  
魏... 聞素且東伐韓魏二使須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服  
衣... 聞素且東伐韓魏二使須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服  
於... 魏聞素且東伐韓魏二使須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服  
乃... 魏聞素且東伐韓魏二使須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服  
臣... 魏聞素且東伐韓魏二使須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服  
取... 魏聞素且東伐韓魏二使須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服



頃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賈問門下范亦不出  
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謝罪昨曰公之所  
以得死死者以綈袍戀然冲天之羽必在三年不飛之後  
也也隱也為滑稽列傳云傳于鬲者齊之賢將也威王之時喜  
也隱也為滑稽列傳云傳于鬲者齊之賢將也威王之時喜  
也隱也為滑稽列傳云傳于鬲者齊之賢將也威王之時喜  
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  
鳴驚

親情相廬薄惠暉常州宜興縣人其家卜以十一月葬其  
祖暉欲一歸視其葬輒告端明乞一催軍器差撥至常旬  
月間復還官次養生送死人道之常而抱於官簿不得輒  
去有望於門下故不復避干僭之罪也

與胡尚書

名交修字已茂

六帖

方見周惇義云公行有北門之召已聞詔追殊慰僉屬文  
集載行狀云已茂常州晉陵人建炎南渡公與從子世將  
者相繼起更掌切外制同侍講讀俱為端明殿學士階級  
之冠何其盛也暑溽其惟台候萬福其方向馬首之東  
遣書橫林道中被誨勤懇益見記存之厚樞省虛位佇聞  
超拜別行展慶不宣

某用新舊麤細雜木築一室歲前常入居之聞公大木數

千章前漢史貨殖傳云才千章竹竿万个方自儀直來而召節已行矣昔曰

公丹竈敗之明日忠州刺史除書至殆此類也白氏長慶

贈郭虛舟詩云簡寂觀鍾後紫霄峯曉時心塵未染繁人  
惟隊參差方膏觀刀圭千功失毫釐先生彈指起姪女隨  
煙飛始知緣會間陰隙不可  
移藥竈今日敗詔書明日追

玉堂視草金安遺事云太宗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素  
繼二幅每字徑二尺餘淳化二年十月賜李士

承日蘇簡簡時上謂宰相曰他日為翰林中書事也今龜  
在玉堂前楮之上元城先生語錄云且如王堂兩字人  
多不解人宗皇帝嘗飛白題翰林李士院曰玉堂之署蓋  
此四字出李尋傳且王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署在其側  
李尋時待詔黃門故云又仿玉堂之署至英廟嗣位乃  
行撤去元豐中有李士上言乞攝上一二字後榜院門云

行撤去元豐中有李士上言乞攝上一二字後榜院門云

沈存中筆談云故事玉堂中設觀草臺每草詩金華淮讀  
則具衣冠擲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  
金華殿名也前漢史翼奉傳曰孝文時未有甘泉建章及  
上林中高宮又无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  
殿是極儒者之榮樞庭黃閣漢舊儀曰丞相自此超進且

佇非常之聞也

別去屢見除書造外不即贊喜新政鬼狡淹滯如已茂老

成持重擢居要津唐杜工部集上韋左丞詩云立登要路津可為朝廷慶也即

日秋高恭惟台候萬福其蒙恩收召已解郡紱更旬可至

國門即遂扣謁

錢塘報聞亟解去便聞委書勞苦骨草二具答矣此還山

中親客相過將迎彌月及是方小定不嗣音非敢懈也即

日共惟台候萬福聞會稽回祿左傳鄭子產罷災於玄冥

居第不至驚擾否北靡代直注見五卷行且即真四卷

向待遂登政路庸慰延望公行狀云紹興三年召為給事中進刑部

比聞榮躡八座侍郎翰林李士知制誥兼侍講兼兵部尚

書意謂記室豈少一紙之書故不果進賀秋暑不審台候

何如少意德發孫朝請幸博而行高又安閑散去年全真

之舊特未也故不能无望豈非一鳴驚人必在三年之後

耶史記淳于髡說威王以隱曰國中有一大鳥止王之庭三

已飛冲天不鳴則今因其行輒草草上狀

與致政楊尚書仲脩

二帖

別去弥月時奉誨飭喜聞殘暑台候勝常序引納上衰老

發拳技止此耳唐柳宗元集三戒駭无驢虎見之以為神

无異能者益習其声又近出前後終不敢博稍折益狎

大闢新其疾尽 其肉乃去云 大意言類篇集韻數巨公更兩朝而能成

公因之作類例啓悟後季又以公平生大節附見一二致

夙昔向慕之意 如公集載切韻類列序云余少時讀司馬相

古亦自義從老先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後能終一賦於是喟

然嘆曰儒者之學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无不

記也何相如奏賦舍此而之固阮家神林方里海外荒

聖謨幻不經之說尚書給札受一日之作固无二京三都

覃思十年雕琢肝腎之奇賦奏天子一見大說固无金華

露門諸集惟讀摘句分章之助而流傳數百歲後班孟堅

剛取其要顏師古為之訓解季者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

辭宜且畧識古字而吐辭於所習獲常蹈故讀書綴文趣了

千載可為太息宋沈約慨然閱古季之懷力振起之思志

天下共載龜高身如之遺楚高須妙自謂入神旁通由嚶

居賦而擊節稱善獨在唯覓一語文以字順各識其我畏揚

召公傳揚自中律度如流水高山度賞音之一遇也供畏揚

為臺諫斯恨所不扶者公笑謝不頌也明日有白還東

強記洽聞駟談出季如精凍少年蓋未衰也於是出平生

所蓄切韻樂與季者共之昔七宗朝諸翰林季士丁公

頤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為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纂

其時書成上之有詔頒焉今拂公又即其書利別戶分音

不為十條為高四十四推四声子母相生之去正五方言語

皆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釋象織悉備且寓為上下篇名

類例云

新書聞季高劉侍郎名已為鏤版序引容少紆思納上策

留一兩版見待不嫌少緩也小兒蒙期待之過衰老追懲

往詣但欲教咸耳一笑前侯史陳乃年子咸年十八以

識近臣書數十上為左曹五年當拜召咸教戒於下

故反睡不聽言何也咸曰願謝曰具時所言

與張侍郎名九成字子韶

六帖

異時窺見一斑晉史管中窺一斑因知公不在餘子之後後漢

衡傳衡唯善書國子弘農楊脩常稱曰天分別俯仰

二十年恍如隔世而貴名暴白又如青天白日在十日之

上也唐韓愈與崔羣書云鳳皇之章賢愚皆以為美瑞即

日冬序晏溫前代史郊祀志云份陰得鼎以禮迎祠至中

而溫乃有黃台侯何如其潛深伏與姓名不復至公卿之

門如聞存記流落每玷議論之餘遂遣一紙而不能以累

幅為禮也

自公冠殊科旋踏禁路而某已除籍為民前漢史綱其侯

太后怒除嬰門遂不相聞屬者就間雖大爵羣望而進道

益德及閱天下人物於无適莫之中語里仁云无適也他

日進服大寮如梓人之用羣材唐鄭宗元梓人傳云悲封

款其門碩備陳宇而地為所我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

之宜吾指使而詳工役為捨我衆莫能就一字其後京州

尹飾官署余在過焉委羣材會衆工疏執斧斤刀鋸皆環

立之能率揮其材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頭而指曰鋸彼執

之鋸者趨而左我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矣其言莫敢

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退焉益官於皆思

尺而曲其制計其毫厘而構大夏无進退焉既成書于

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

在列余園視大駭然恐知其病之工大矣繼而栗曰彼將

捨其手藝專其心習而能知休用者歎吾聞勞心者役人

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歎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

者歎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信矣物莫近此也全之見本

集二豈復僥倖於一試願以餘年向尽恐不及見功名之

盛也

每得參政兄書張參政名未嘗不嘆服高致也賢者或仕

或已自繫公道通塞喜愠固不在我也語公台為令尹子

喜色三已江表氣候不齊所異為斯文尊主自厚以佇亨

復

南北阻絕瞻邇莫喻此心伏奉誨函具審春寒台候万福

盛名之下唐中書房瑒贊云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四海所

瞻翕而後張老子微明篇云將欲翕之必固張之一飛九万其軌禦焉南華

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

天之雲是鳥也海軍則將此於南真南真者天地也齊諸

者志者也謝之言曰鵬之徙於南真也水擊三千里搏

去以六月息者也馳頌之私朝夕以異

參政兄諸郎晨夕侍談燕子韶存記衰老每挂齒牙之論

宋史謝眺好將大予入才士子名區區愧謝遂草一書占

叙感悰重履賜報圓緘累幅高辞偉麗健論英發无左官

戚嗟易离卦六五出涕不偶之嘆讀之竦然汗出別後李

力乃至此耶拜祝弥月開闔百過字欲漫矣猶未忍藏之

十襲中也

某塊處窮陋追訟昨非陶潜云竟今凡平生一言一動皆

招尤速累之根本年來稍從事佛書拊卷悵然如見舊国

故都至于感涕冲虛真經云人生於世長於楚及老而

拍舍曰此若先人之庐乃泊然而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晋因

目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晋因

更微字之印唯傳意謂向一路不在文句中唐裴休黃蘗禪師傳心法

閱桑門示象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千百輩无一可晤語者子韶當是箇中人又

相望數千里无從握衣一望下風傳登錄益州保唐寺无

師社鵠斷問師頭豈甘野錫于此而復何往耶曰无第笑此

佛堂空空其無有也傳灯錄福州古靈神道禪師本州大

住闍者師居貴封大慈心寺遠來握衣示禪師云云

示師一日澡身命師去坊師乃拊背曰好所佛殺而佛不  
聖師回首視之師曰佛虽不聖且能放光又語子罕希云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分洲天業  
神師聞馬祖神門最盛特往瞻禮馬祖觀其狀兒環瑋語  
音如鍾乃曰觀  
佛堂其中心天佛

與周侍郎 字表姪

九帖

歸宿田里 東坡先生與陳輔之帖曰万里海表不死歸伯

安其田里 榮悴殊塗 易係粹下曰天下同歸 只有望塵之

嘆 每候其出與崇善等輒望塵而拜 即日寒台候萬福某

餘年向尺志節衰落皆非故我 東坡先生與李端于書三

也 獨有衰暮愚故友此心炯炯 杜工部集福及行徒步

識又奉贈李八丈判官 不宣

異時廷唱公與沈元用相先後耳沈已登侍從而公佐小

邑於宜黃 先生文集載杭州宜黃縣丞斤記曰宣和六年

負外郎參詳貢奉待罪廷中見周君執美表卿中甲科第

二入卯傳一出自天子至於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闈寺官

建師儒表卿以高第入為博士行且用矣會乘輿空江注

區內俸獲百官奔走失職頹仆道路表卿曰方孜孜奉朕

澹然無幾見於顏面及從公議稍申入踐禁塗進小宗伯

先生文集載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在後墓銘云廷俊生

子曰藝羔宣和未 徽宗御便殿策以當世之務奏蓋上

部侍郎待制敷文閣典五大州為方伯 行且大用而雅量

渾渾 晉史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問安

何歸耶舟人以言即 不見小異大不榮小不辱來不拒去

不追真一世之標表也 東坡先生趙清獻公神道碑云宰

可以為不 相韓琦嘗稱趙公真出世標表蓋

辱餉蜀棧奇甚謹已下拜 左傳曰王賜齊侯 豈應忽忽點

汚也 王介甫次韻酬王繼之贈他紙詩云 遣介時初欲薦

微賈王倫云賈賤利反而公鼎貴前漢書康衡傳鼎新來字注服虔曰鼎猶三言當也

賜效見存省之厚他日亦不復自問外也不敢恃平素觸冒及是拜

此上狀旋領報首具審即日殘暑台候萬福矣方外顯分

領劇曹前漢書食貨志曰外遣御史建封正監分四方之

使持書闔門者踵相屬矣風義之篤不忘雅故前漢書劉

如此也反復厚貺但極嘆仰不宣

白公領三銓尚書制選部例三銓尚書掌其一侍郎分其二

洗手奉職韓文公侍宗相抱神道碑云公為中

如在黃時先生文集載杭州知府黃縣丞行記

治跡謫然人人蒙賴矣某頃常居此官謝吏部侍郎

所予奪郎更不能措一辭於其間史記孔子世家曰筆則

但仰屋嘆喟而已玉篇借子夜反廣

日跨南轅具小舟郊見屬聞嚴召倍道馳去欲寓一書亦

不及殆是交一臂而失之也大暑共惟台候萬福某歸田

以盡餘齒第未有一見之日祇益惘惘不宣

傳車獨行萬里辭親而去想見倚閣之望賈之毋謂賈曰

一說曰鼎大也願師去曰服應

二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三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四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五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六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七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八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九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十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十一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十二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十三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十四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十五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十六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十七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十八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十九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二十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二十一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二十二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二十三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二十四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二十五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二十六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二十七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二十八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二十九說曰鼎六也願師去曰服應

出而不還則吾何問而望也前漢書趙充國傳曰神明擁衛按節前漢書趙充國傳曰

來還朝登禁門持橐入侍前漢書趙充國傳曰

暮歸田舍前漢書原陟傳曰綵服而趨前漢書趙充國傳曰

儒者之榮有過此者乎尚冀厚自持以好參樞之拜

比上問審已閑聽前漢書趙充國傳曰春序寒燠不常台候復何如傳聞典貢奉亦儒孝之至榮

但南渡已還晉書謝安傳曰人物凋謝文詞翫散見

非公在場屋時比也然一經題評便為世準後漢書

重語子罕篇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

胡令受代從妹將離先歸云林憲罷去已絕榮望矣公為

力取漕臺一章比趨銓曹五帖見更蒙主張莊子曰無復

留難之吝小官孤寒有一時遭逢之異他日當銜環續齊

吐珠以報搜神記曰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新刊李學士評孫尚書八續啟卷之三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區區空言何足論訓



新刊李學士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四

與宋侍郎 字德謙

二帖

向來頃蕭寺 唐李肇國史補曰梁武帝造寺今蕭子雲云 伏

蒙臨門墮刺情誼之重存貴先及而馬首遂東 見與一姓

不克追路必忍其非慢也分違十年榮悴珠致不敢以姓名

納於左右 見與常守莊 即日大暑伏惟公候萬福某心寒

貌改非復故吾 待郎帖注中 接奉何時但極瞻仰

高才雅望榮踐禁途輿論欣愜豈特故人之情尊公抱經

濟之學增壞於時 宋鮑照結客少年場行曰 遂先朝露天

定勝人 史記申包胥曰天定亦固知有在也

與張侍郎 字養正

十帖

某投界 見與常守莊 荒僻謂當進一紙之書而身外無窮

初不計喧寂徒有區區 見與錢朝 朝夕念望之勤聲聞缺

然 見與房中 遂成浦慢不敏之咎即日薄寒共惟台候

萬福某衰老作病絲延兩時今則有間矣猶未堪作勞 書

去冬江上紛然人人具舟楫而旱乾之餘 孟子曰旱 途窮

無所向今冬遂晏然無疾呼急步之警而歲饑又可憂者

赦文念挽舟之勞許免科余而挽舟者率無田皆不被賜

向來田氓之冒儒冠 史記儒冠其效見市公騎士曰 轉解

其冠 史記儒冠其效見市公騎士曰 轉解

弱其 史記儒冠其效見市公騎士曰 轉解

於其後或有補也

比造門屬公養病謝客延之卧内 史記魏公子列傳曰侯

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一 史記魏公子列傳曰侯

竊之又臨節傳曰以大尉常縱出入卧内 史記魏公子列傳曰侯

一篇曰願為美善幕下司馬鹿本一云幕作  
纂言視不敢望其面也美履後結而還也  
實慰區區見與錢朝議帖注中

伏承令嗣携書臨寵偶出不獲拜辱其浪春寒台候復何

如某歸舟已次田間方釋肩遣狀草草

之美通判奄終壽祿手足之痛前漢書田儼傳曰日復於楚捕非手足成臣瑣注曰

非手足哀慟何及然衆醫侍疾前漢書田儼傳曰日復於告諸醫侍疾無狀者

之親 鉅公治喪全其資政伯養政侍部也匪前漢死社志 哀榮

終始論語曰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亦復何恨所冀自廣先生集載慰大

資帖公遽聞之美通判嬰疾不拂手足隨隊何痛如之然養生笑死人道之常至哀榮則亡憾矣之美家累千金

壽登七十此屬編之日二一 貴侍喪可謂哀榮云

大資公薨謝在終七供太山梁木之壞禮記檀弓篇曰孔子

消搖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頽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

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則趨而入夫子曰賜

亦來同浴也夏禮曰殯於椁也 則酒在也殷人殯

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

之也而丘股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

不與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始將死矣遂寢疾七日而沒

士大夫相痛吊失仰非獨公兄弟之情也大資屬纊時所謂坐脫立化者雖大善知識

不能過也及夢中拊緒孫歸見公辭訣而去精爽不昧正

如仙佛所之也

醫者言公宿恙已去體但調護見與常守秦直閣帖中 食飲進所嗜

則復其故矣况逝者論語子如在川上 已在仙山詩君內傳

中崑崙蓬萊方丈瀛洲滄浪白山八溟皆神山皆有洞

宮或方千里或五百里又東坡和深明神釋詩曰仙山與

佛國終恐佛國中唐柳宗元集巽上人修中十院記曰中

無是如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

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

佛號无量壽如來其國无有三惡八難眾寶以為飾其人

無十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士者旬

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不退

博者其言无所欺也史記秦始皇紀曰齊人除市上區區

書言在中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住之

刻舟見古湖守趙亦何補於前日告行適聞寐

春秋左氏傳曰趙盾將朝尚早坐而亦不敢求通侯公痛

定韓文集谷李翔書曰公而思之如痛別卜一見

其頓首上啓裴傭習懶老人遭患難不計書問之數疏也

語里仁為美事君數斯即日薄寒不審台候勝否伏惟萬福

比過吳中姻舊寄留前漢書成帝紀曰流民欲入函谷天

得脫去戴星倍道說苑曰必子賤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

而鄙事也賤故多能鄙事滿前撥遣猶未去殆不如客路

之備然也司諫帖在中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某再拜伏承宿恙見李主簿痊除體力尊安寢飯宜適正

當怡神養壽之時而令人啓殯必深感動所冀抑情勿過

戚戚幸甚

某再拜令人出就取塗固非永訣寒令方嚴非公暴露

野次之時且飭諸郎護送他日襄奉左氏傳曰死公

某皇恐本欲一訪親席第已次城闕詩子冷篇云必有造

請字帖注中非一日不能辦當俟大葬論語曰日了具

舟詣家舍見去常州宜具與瞻送矣悚汗悚汗

與向侍郎名子謹字伯恭三帖

屢聞顯擢深以賢者得路為喜而老懶不果遣狀為愧即

日溽暑共惟台候萬福薌林草木無恙否其序云兩浙轉

運使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向子誼博極羣書尚友千載  
治一室植象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菊林居士  
建炎未燬樞府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餘書謝事歸  
玉筍之下途水之濱登高擇勝築室居焉蘇九疇采芝  
三秀千葩乃亦蕭生堂戶蓋真得所謂菊林者則欣然笑  
曰孫與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  
起為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  
容自言終老鄉林之意上嘉歎良久親書鄉林二字賜  
之龍文龜書妙絕一時羣公在廷驚歎動色於車盛  
哉未曾有也子誼後之賜移書屬孫某為之銘云  
當用  
衛公故事日報乎安耳百陽雜俎云李希公言北都唯童  
子寺有竹一窠縱長數尺相傳其

李郎得官湖外以稚女遠去為念嘉興酒局今聞增羨已  
應辟法而公領版曹早令即真為幸前漢史王莽傳眾庶  
知甘奉符命拍意羣

家書一水可通無萬金之難唐杜工部集  
春望詩國公烽火  
伏蒙遣介貶賜海帖喜聆餘寒台候萬福聞公辟祿何其

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輒請尚方之劍前漢史  
朱雲傳

獨視之如敝屣史記曰韓非子曰韓非視天下猶棄敝屣也又前漢  
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之矣黃帝吾視去妻子  
如隙履耳且云云從小發脫從言其便易无所顧足為吾道

光也新詩偉麗東坡先生云  
新詩九偉麗二復嘆仰不謂窮老復聞韶

漢之餘音也又東坡先生云  
毛滂謂也湯作大漢漢復也

輒復和答當一笑詩本佳示  
不載

與五九兄提舉

新栗崖蜜本草載石蜜陶隱居注云即崖蜜也高山石  
蜜又堂子禹錫曰崖蜜如陶所說出南方岩巒間生懸崖上  
蜂大如蚕房著若蜜以長竿刺令蜜出承取之多至一二四

石入藥川勝凡蜜又杜工  
部發秦州詩崖靈亦易求  
也病餘遂有食新之喜  
左氏傳桑田平言晉侯不食  
新矣庄云公不得及食新麥  
幸甚

百梨甚美方悟唐人所謂節坐者其中未必然也  
唐崔遠

風致峻整世慕其為人曰  
單德成蜀歲未嘗見之  
成都古

今續記曰易以西南為坤位而蜀居西南敦重不浮坤之  
世也故物之生於蜀者視他方為重厚凡細亦然故竹紙  
紙也故物之生於蜀者視他方為重厚凡細亦然故竹紙  
士大夫亦爭得之此皆未可以精粗言也人情貴其難得  
者耳紙所自出前記論之甚詳所未詳者今具載之府城

以紙為業者不下百餘家此造紙之地也紙有大小連二  
頁餘有大小連二麥光有大小連二經習此紙之所由得  
名也玉版頁餘雜以舊布破廢亂麻不用此造紙之材也  
江之侯有玉溪潤鑿曰為確上下相接凡倍紙之物必枅

使臘燥之似絮然後隨其廣狹長短之制造之此造紙之  
法也研則為布文為縹綺為人物為花木為蟲鳥為鼎彝  
梁則為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淺青深青淺綠紺碧此紙之  
有華飾者也頁餘麥光經習玉版各有三品其止者福五  
十錢其次者三十錢其次者二十錢最下者謂之殘金又  
謂之小麻紙但供蠶使而已故於四者之內別為此名此

紙價所以不齊也蔡倫帶在大東門雪嶺院雖不其壯麗  
然每遇歲時祭祀香火燻爇不絕此又足以見造紙者之  
不忘也既無左太冲之文安得輒增十倍之價  
晉史左思字

詠而辭藻壯麗欲造二都賦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請  
著作郎張載訪紙印之事遂精思十年門屏滿榻皆著紙  
筆偶得一句即便疏之及賦成張華陸機見之皆嘆伏人

競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戰國策蘇代說厚子賢曰客有謂  
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一日而立于市人莫與言焉  
子還而視之去而頭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而視

且而馬價十倍併家馳貶莫喻感哉  
聲問不相聞忽復徂暑  
見与錢朝使臨枉誨具審台候萬

福傳聞得新第  
前漢高祖紀曰賜大第孟康注曰有甲乙二  
第顏師古注曰東第甲宅也又司馬相如傳曰列居東  
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  
在八兄之旁群從還往遂可

追烏衣故事  
先生文集載孫公墓志云朝議公生三男了  
烏衣巷晉書云紀瞻士宅烏衣巷屋宇崇麗地志晉  
王導自卜烏衣宅宋時諸謝有烏衣之聚此巷也又聞

貴將飭數輩  
前漢文敬傳曰挾厚資并兼此一方不免有

近賦之歎也

自歸耕穰田

文謂滑楮傳厚于野曰今者臣於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二盃泥曰歐窆

滿蕭紅邪滿卓五穀審熟穰穰兩家

望歲

春秋左氏傳曰閔農夫望歲與老農語云路

吾不加老農

共為休戚春夏旱溢

孟子曰旱乾水溢

雷河底折為十字

借用作十字不食

廟稟度幾德讓君子之遺風願

七夕

一雨

經書設酒哺時果散香粉於庭上祈請於何故織女言此

拜乞願

二年乃得言吳均續齊書記曰佳陽城武丁有仙

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曰

織女向事

張舍人為七夕詩盈盈

愁無歇吳俗每占七夕後必有雨名曰織女洗車故于期

接踵而來

得與田夫田婦

張舍人為七夕詩盈盈

接踵而來

得與田夫田婦

無消息

共此一飽

遂復優游卒歲矣

隊行師乙送孔子曰吾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

即榮路而勇退於急流中

欲分華山居之白閣道者謂希夷

夷曰元此骨法當為貴公和能於急流中勇退亦東坡先

此適也

先牛又集載故左朝散大夫致仕孫公墓誌銘云

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

獨擅一壑

已見去張右丞

塘縣以讓誘免所居官人

想同

未赴改湖州安吉縣丁母夫人夏卒喪發書鎮江軍節度

判官就除提率江南東路茶鹽事代還請宮祠歲

自兄江左代還便為終焉之計

此孔子所謂剛者

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

大抵父立爭地

如某巖疎固宜得

振子曰振也怒焉得剛

咎雖叔詣兄

近之字

何慕焉

下視百千蚊蚋

聚一器中啾啾狂鬧可付之一笑

也

其嘗見

也

也

其嘗見

也

也

其嘗見

也

也

其嘗見

也

也

其嘗見

也

世人學佛者皆願生極樂世界經言西方淨土以七宝莊嚴無地獄雜故名淨土其一切穢雜故名淨土其一切穢雜故名淨土

皆謂花中生長生不老衣食宅宇隨意化成其景序常春

无復寒暑大受快樂无一極樂世界安在哉如兄清心寡

慾澹然無求一出火宅妙法蓮華經云便是清涼山傳燈

臺欲隱峯嶺師冬一離苦海便是極樂國淨土文云佛善

若嶺出夏止清涼生至海就此山界呼引眾生上大願

辱貶教具審寒雨萬福某以妻母訃至亟往省其喪已卜

遠日矣留視封窆而還去家弥月百為未集又属時序訓

獻之冗亡女葬送已改用十二月庚午重蒙存省第極感

咽公文集載系女二孺人文云与汝為父子三十有一年

望我祭其從季冬之月吉日吾兄多男子南華真經華封人頭角峴然唐李賀集唐兒

得真男子皆足以寄門戶投老就閑不交世事可謂盛

福某少兄一歲年來多故喪祭鑿藥種種關心殆無虛月

勞生前注可厭比因醮謝作一青詞末後數句如貴賤貧

富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祈而水火盜賊疾癘之虞

出於非常尚冀加護公集載戊辰年醮謝青詞云伏以雲

造伏念某紹興辛亥歲出守臨安府具行妄發觸罪南遷

仇然滿前奇禍不測投荒萬里未知統駕若幼百口狼狽

无歸僑寓馬迹一島之上而村舍苞咽上薄場突久燥欲

焚天誘其秉夜中驚爆應時救護得免嗚呼弟婦胡氏猶

子強宗三被危疾救藥靡效賴天之祐得保餘息嬰兒壽

老免乳之夕母子沾危亦獲正恙皆臣等願心將許前

後七筵敢用昭告孀嫂劉氏頃緣幼女早逝願追福於後

奉靈科虔誦秘文重脩菲薦疑推仙聖聚隔塵凡哀嗟手

足急難之情保全駒憤孤危之命或抗鹿之際若幽顯之

輸端除回祿之災消弭歲星之厄仰憑帝力式副弘顯俯

幾片獻洗心歸命稽首投誠誓畢餘生永依至道如貧賤

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祈而水火盜賊疾癘之

虞山出於非常 區區本志可見於此  
尚冀加護

### 與石提舉

久安田里前注見浸忘事大之恭荐蒙道騎貶賜誨飭慰藉

深厚前注見啓讀三過踈踏始不皇也具審復茲餘寒台候

萬福某昇遠卧病前漢史五行志貌之不恭時則有下軀

伐上之禍也病音回言之不從時則有口舌之病視之不

明時則有目病聽之不聰時則有耳病思心之不睿誤謂

### 與鎮江守劉侍郎

字季高

二帖

仲脩字仲脩尚書詣大府見去平江守王欲寓一紙坐對弥月

忽忽就別遂復不果伏蒙損誨具審台候勝常京口重鎮

水經云江東北至南徐州各為北江凡長江有別名京江

在南徐今鹽州丹徒縣也建康實錄注云按地志吳大帝

初自吳吳王朱方築京城南面西各開一門即今潤州城

也因京現立各號為京鎮在建鄴之北固明呼為京口或

云漢時已有京口未詳按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東渡江

使諸衣三千鑿朱方京峴山東南龍因各州徒今潤州是

有徒兒浦即始皇時自吳大帝築壘號鐵壘建康實錄吳

姓孫氏諱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也六朝金陵六朝記曰

建安十三年自吳遷於京口而鎮之六朝金陵六朝記曰

帝景帝後主起黃武終天紀五十六年東晉十一帝元帝

明帝成帝後主起穆帝哀帝廢帝簡文帝武帝恭帝起

大吳終永熙一百四年宋八主武皇帝少帝文帝武帝

帝廢帝後廢帝順帝起永初終昇平六十年齊七主高祖

武帝前廢帝後廢帝明帝宋齊廢帝和帝起建元終中興二

十六年陳王主武皇帝文帝廢帝宣帝後主起永定終至德

後至晉武太康元年中閏六月一年矣吳蜀上魏三分天下

魏因四十五年滅蜀晉與十七年滅吳天下統得二十

年已後至隋文開皇八年滅後梁九年滅陳三百二年禪于唐

云又高陽許高建康實錄序云自吳起漢因平元年終于

陳末禪明三年而吳黃龍已前魚引漢曆二十餘年其實

吳之首事及晉平吳太康之後三十餘年復陟西晉六年

帝一百二年而禪于宋宋八帝六十年而禪于齊齊七帝

二十四年而禪于梁梁五帝五十六年而入于陳陳五帝



三十二年止隋開皇元年陳建首号梁之末年梁初元年  
齊之季年齊初即也宋之餘年則四家終始共用三年而  
吳四帝五十九年帝朝六代四十帝三百二十一年通西  
晉華吳之年并吳首事之年總四百年云又曰吳大帝在  
武昌七年梁元帝都江陵三年  
其質建康宮三百二十一年  
南北之限除權黃武三年  
曹不出廣陵臨

大江兵十餘方臨江不取渡久之數日天固隔我吳魏尤  
東坡先生送小本赴法雲詩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  
荷北固為重海口實為壯觀因曰北固九域志曰甘露寺

前對北固山後枕大江今日兵火凋殘之後正當尊寵守牧  
付之便宜前侯書蕭何傳曰輔以便行又周亞夫傳

不從中制數年間勝兵可使足當一面史記張良曰漢王

事當若但令奉法循理不及度外後漢公孫述傳云漢帝

居西无東之意故置季高求去之果固其所也

茂老樞密坐上胡桓聞仲高少鄉逝去驚呼失聲曹社工

手足至情諫曰兄弟手足之愛後漢袁譚欲攻弟尚王倫

變故存至何痛如之某杜門見與建康清待盡無由一詣

少紓朋友之哀札記哭朋友於寢所冀抑情自廣勿戚戚

於既往幸甚

與平江守王侍郎名煥字顯道

十三帖

某投老復還農圃謂不復見公矣越國家舍公某載秦國

之塵記見實慰區區冬序早寒共惟台候萬福漢朝小駐

輿議缺然言自視缺然疏云缺然不足也日時詔追別

行張慶

外臺群胥軒軒州縣詩六月篇云我車既安如輕如軒注

如軒然後調適也後漢馬援上疏云夫居前不能令人守

輕居後不能為人軒以人惡不能為人患臣所取也守

宰事之如部使者押綱使臣盜米十萬通為囊橐帖云有

底曰橐莫敢誰何比公按治盡得其主名馳一檄追之

狼狽野陽雜俎云臨濟郭西有狼塚近世有人曾獨行於

穴中負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按數莖草群狼遂竟按之

債將捕遇者救之而免其入仍相率掘此冢得銀百餘

頭即須也疑老奔走漕舍一空每與客言無不抵掌戰國策

說趙王華亭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注曰談談之慶快也

傳聞姑蘇館吳郡而特建館以是取名云宏麗雉深為三

吳之冠如西樓齊雲之屬吳郡皆經云白樂天於西樓命

閱十數宇凋殘如故至今始復舊觀云燬若神明頓還舊

觀萬口稱頌非區區之私也

其歸宿田里惟公存照如一也辭去弥年望燕寢古之謂

詩云良備森森及戰燕寢疑清酒香於一水之間而區區學牘

小禮前注又不足以抒下情第有馳心念德之意忽枉教

音發函拜賦愧汗洗然真審初暑台候萬福某卜以秋涼

一詣府舍第恐公已著鞭矣前注

異時見与相府前漢書杜周傳曰常与兩府及

御史奉周旋風流醞藉前漢書薛廣德傳曰為人温雅有

藉有所薦藉也醞於問又藉才夜反又張国孔氏贊曰其

出但知公為公子也前漢書貨殖傳曰死孔氏有游間公

人之子也也言其辛勤性行南渡之後數聞進擢奉使典州

入持從橐見与周特遂以功名聞於天下如吳門建康

王與平中童謡曰黃金車班蘭耳開閭門公視之如雞肋

耳何足以汗牛刀也語陽貨篇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

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李道則愛人小人李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又曹操西征不出劍谷望漢中劉備因險拒守操欲還出令曰雞鳴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脩便急藏裝人問何以知之曰雞鳴則雞鳴之如可借食之元所得以比漢中知其欲還也劉公曰雞肋不足足以安尊奉物理論曰長鈞劉蒼牛刀割雞

某自除籍為民前漢書魏其侯實嬰之不好黃老日與漁

樵爭席東坡與李端叔書曰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又王司空贈太傅制曰琴琴爭席於漁樵不亂羣羣於麋鹿

而一時公卿猶以故侯見遇前漢書蕭何傳曰召平者後漢書龐公者南郡襄陽人

貧種瓜長故不敢輒詣城府後漢書龐公者南郡襄陽人

屬者見道帖注中資殿坐中鄭大資蒙公敦尚一日之

雅見與楊州榮守帖注中不容避席雖盛德有光易上泰曰德言盛禮

存其位者也下而衰老殆踈踏見與常守註不違矣更蒙

燕勞送將之厚尤非所敢望者愧謝莫知所言也

比詣大府見與平注守王連夕蒙館置燕勞其寵前漢書杜陵王

鹽兒傳呼甚能而名蹟偉然一洗耳目之陋駭嘆而已辭

去兩月不敢以竿牘常禮莊子曰小夫之智不離乎致於

下執事前漢書曰執事即日秋暑共惟台候勝常公名聲

籍甚前漢書陸賈傳曰名聲籍甚中外一詞非吳門一藩所

能留也日佇徵拜

某宦游半天下前漢司馬相如傳曰長卿久宦遊不遂一而

下如姑蘇一館比園一亭承平時亦未嘗見高臺巨棟義

日不至棟課之塵注曰公謂之傳亦謂之標又謂出嗟而辨

東坡先生曰蘇詩云萍蓬日規墓宏天前漢高帝紀曰維

遠矣亭即注曰止食之器曰規可支十世東坡先生宗月

者凡百七十二間其精舍之在成都吳門經亂十六七

年閱十二政比公領州而官寺前漢元帝紀曰敗壞官寺

府庭所在 府庫公堂客館始復舊觀 晉王羲之嘗以音近早

皆謂之寺 因王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過江二失常數妙 而壯麗

又過昔所有者 前漢蕭何曰天下方未定因以 浙西諸郡

守將所更有帝數十百人 前漢項籍傳曰擊殺數十百人

十乃至百也 又霍去傳曰良客日數十或百人 而殘敗如故然後

知功名之士千萬人不一遇也

比聞姑蘇臺西樓 吳地紀云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

蘇山因山為名 西晉南去國二十五里春

夏遊焉後夫去後高而飾之 越後吳遂見焚太史公云余

登姑蘇亭五湖五湖去臺二十餘里 風志曰姑蘇臺西樓

間起又吳都賦曰作姑蘇之高臺臨四遠 而特建今平江

姑蘇館即城為臺 林莊堯以待使客之經過吳郡圖經云

白泉天於西樓命宴齊雲樓 晚望皆有篇什西 歸然下臨

城中 文選王延壽靈光殿賦序曰自西京未央建章之

也與吾公兩爭雄矣 前漢鄼食其傳 諭以齊雲畫像 齊雲

在平江子城比牆之上 樓下有歷 追復舊觀 已見第 欲令

衰容則諸公間聞命愧慄 其以罪矣擯棄不畜憤十五年

東坡先生 生贈陳季常詩曰泉哉无一事 豈應強聒貽續貂

之謂 晉書趙王倫傳倫既篡位雖奴卒斯沒亦加以爵位

貂冠 貂冠以鼠尾而大黃黑胡廣說曰武陵王效胡服以

飾首前搖貂尾秦城趙以其君冠賜近臣 漢官儀曰侍中

左貂 理宜正免又承飭所遣駟不空回進退不知所裁也

某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 記黜萊公為逆準

不書時有蔡齊斥其妾 仁宗朝故相冠準自雷州司

稱準以忠賊死許歸葬河南 許贈中書令萊國公又京準

无子後其婿也 甲乙外郎張子臯為首史館使齊詔就其

家祭辭之又下詔賜準 諡忠愍其法曰危身奉丁曰忠伏

國遭憂厚曰忠錢惟演素思準 又所丁謂準之逐也惟演作

樞密院直學士題名 記載去準名氏云準準不書樞密使

蔡齊言於上曰 冠準社稷之臣正義臣聞於天下豈可

以為姦黨所惑 故上命 如某無狀 先生文集載知平江府

判去之見二朝寶訓 謝表一首又載龍圖閣

直李士再知平江府謝表一首 公乃肯收之耶

二三親客自吳門還適見大宮室落成

左氏傳曰赫之成

之杜預注曰宮室落成之為落成

又得與遊人縱觀其上

前漢高帝紀曰觀觀秦皇帝願觀古往曰

奇聞壯觀

陳思王曹子建曰信公

恍然如遊華胥

列子曰黃帝喜

之壯觀非鄙人所疑也

天下之觀已也

是放乃命煨且目乃噴然歎曰養一已治万物其患如此於

政事書寢而夢遊於華胥之國不知其國不知其國幾千里蓋

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入水不溺入火不熱

乘空如履雲霧

化人之國

周穆王時西胡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天既

紫微

於夢寐之間也中秋對月使君

見與謝守題

在姑蘇臺西樓之上想見一時冠蓋之盛

裴陽者程曰

又任彦升為入之詩行春

千載同風當與龍山峴首

溫參軍既和而正溫其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添軍

集風吹嘉帽落不竟如廁孫盛時在坐溫授綵筆命朝之

者嘉望如嘉歸見之笑而請紙即不容思文詳超卓四坐

月九日登北山孟嘉為風吹帽落即此山也唐樓閣子吳

從助襄山記曰峴山高五百步周回四百一十步東臨漢

水山上有壇曹西有羊杜碑字叔子平生遊憩之地建

碑立廟或時祭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墜於

立峴山其為不朽矣左傳葬公二十

四年穆伯如晉范宣

曰豹聞之犬上有十德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風俗之壞士大夫視官府如傳舍

遇

吏民如塗人

荀子曰塗

坐席未煖

海南子修訓曰

功

已屈指計去矣

自公臨州

屬有二年之淹

先簿正祭器

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曰笑不去也曰為之非也非

功

烈偉然間見

曾出若有鬼神

韓文公某貞雁

雖

雖

雖

一時忌前好勝者亦歛衽前漢張良傳曰楚必歛衽而嘆

息以為不可及他日進拜廟堂晉傅咸平泰始皇賦曰扶顛

持危諺季氏篇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垂名竹帛為中去声興第

一非公其誰

不望檠戟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抗將軍領用陽太守

陞而公起居狀固自聞之高情大度不以書問數疏相求

於未度稔勤教寵存省陳人莊子寓言為人而無以先人

可謂欣榮即日復茲涼秋台候萬福某夏

秋被病已止祚纏繞一時東坡先生志云李琮書曰若更反

比方小間東坡先生志云李琮書曰若更反

而眠食猶未復扶藪上狀

某自還農圃日與漁樵爭席見前中於東阡西陌之中

獨公敦尚一日之素前漢高帝紀曰素

蓋掃迹矣北山移文曰不他

存省襄陋者待之隆雖一時

高情大度固非世俗之所能量也

顯者孟子子曰未嘗未嘗得此而獨於滄廢流落之餘見前

高情大度固非世俗之所能量也

新刊李學士許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四

新刊李學士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五

與平江王守

二帖

比前大府前漢杜周傳曰郡吏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一望儀刑

喜過始願馮軾之寵前漢馮軾食其傳曰馮軾下齊七十餘城

隆起者也云馮軾者言但安大亨之饗易鼎卦象曰聖人

以按兵日分路而旋會公移告前漢高帝紀高祖常告之

石有子告有賜告子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

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

子賜皆絕願師古注曰告者請謁之不辭而去又抵踈慢

之各窮秋薄寒伏惟台候萬福某去家時稻未秀今已登

場東坡先生注五禽言麥飯熟即快估詩曰今年麥上場

麥未種今已覆塊東坡先生集徐君猷携方酒見過坐上更

復宿留前漢郊祀志曰宿留海上則柳生肘矣一笑莊子曰支離叔與骨介叔觀

留醫言則柳生肘矣一笑放真伯之立混崙之墟黃帝

某去郡二十年城郭人民皆非矣藝文類苑載續搜神記

忽有一白鶴集徘徊空中言曰有馬有鳥丁令威去家千

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孝仙塚纍纍上冲天又

列仙傳曰蘇耽去後忽有白鶴數十隻夜集郡東門樓上

一雙成謂屬者前漢李尋傳曰是城郭人民非三百甲子當復

鼓角之雄觀輪奐之華見帖注中一快新臚而使君前漢

雍容尊俎譁笑多聞又為一

時風流晉書蔡廣與王衍宅心事外見重於天下言風流

之冠不圖衰莫獲此勝特區區前漢禮志曰

有為政

顧師古注曰小貌也又楚元  
王傳曰豈為區區之禮哉 慶幸何可勝陳

### 與湖守趙中大

四帖

辱兩帖喜聞起居狀寒溫不接又復浹辰歲晏霜嚴台候  
勝否其亡女葬送種種關心大類刻舟矣呂氏春秋楚人

亦或復端不獲展賀即慶新拜不宣  
其舟中墜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也舟止從  
其所刻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

吳興九域志湖州古山水之國東坡先生將之湖州戲贈

水資則聞吳興更清絕東坡先生妙墨亭記曰吳興自東  
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補運之利寡求  
而不爭實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

則閉閣出則領客於風樓月榭爾雅曰狹而脩曲曰樓說

何不樹之木曰榭前漢五行志曰飾臺之上日飲無何莊子逍遙篇

以至終更自紹興以還遂屬保釐之託書畢命以成周之

酸鹹異嗜唐韓愈集酬盧四兄雲夫院長秋望作云雲夫

又送參寥子詩酸醜雜衆好中有至味求朝愜暮喜莊

日虞悔必豈復異時前漢食貨志異時言往時也詩酒臨

賦晉陶潛歸去來詞之道比公頌州餘刃恢然莊子養生

又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

者言不廷動也嘆譽一詞固知名下無虛士也國中

往曰猶是近世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卧觀

之留宿其下

十



彌時不聞安否即日大暑伏惟台候勝常湖常接境諸商

以絲纒書萬頁曰欲能織纒博換米麥者相屬於道使君

前漢王詡傳曰使君顯殺生之柄謠頌雜然廖明略帖云

如出一口此公德政碑也唐揚賜在官清白事

白蘋洲渚蒲蓮如海東坡詩蒲滿彌望前漢元浩傳曰閣道

望之極目言渺然前漢王縵傳曰渺然絕俗

為界前漢校獵賦使君領客出遨如碧落仙翁道經云碧

之在芙蓉城也東坡先生芙蓉城詩序云由傳王迥

遊何由追躡後塵莊子田子方篇云頭傑問於仲尼曰夫

乎其後矣若以快一睹唐韓愈外集與李儋書曰伏承天

與常州吳守字介之三帖

某投界天涯詩甚伯篇取被諸人投界射虎射虎不食投

罪也太史公曰假令安子而在而羨暮日就灰槁莊子其

余雖為之執鞭所而羨暮日就灰槁莊子其

與常州吳守字介之三帖

與常州吳守字介之三帖

與常州吳守字介之三帖

與常州吳守字介之三帖

與常州吳守字介之三帖

與常州吳守字介之三帖

與常州吳守字介之三帖

與常州吳守字介之三帖

與常州吳守字介之三帖

與常州吳守字介之三帖

與故人致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發市者人聲光恍如

法也遂率正其異州境知章无私望風畏爾

接矣韓愈注李公僕繼書云雖足下晉陵屬常州自大盜焚剽之後如上供軍興晉書曰石鑿金奏

與寓公過安屬霜之費周禮太宰凡朝覲會

也水旱遂費料理春來驕亢益其境內魚鼈之聚亦已揚

塵高曰此神傳信傳上方平過蔡經因遣人上麻姑相聞麻姑

前而邦人延頸前漢張良傳曰猶望隨車而來也謝承後

郡學舊有季子廟貌吳記吳王壽夢愛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

禮季子禮賢而壽夢欲立之季子禮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壽

方自公始祠屋起廢前漢司馬子傳曰補弊起廢又東坡

事廢於兵火二十年矣父老追數宋興以來吳氏臨州

徐達夫所營韓文公佳節衢州徐源王時雍曰衢州故會稽

元初徐姓二人相寓為刺史即其部之同姓改作福屋載事

前於所請命因故為新眾工不齊事惟月若日工止且記功大

與常守莊石司

六帖

墨榜同升西貢魏公公以歐錄云西貢尹君常市間放貢人榜右語及貢

史王相亦善書乃公然其事值烟醉染筆不能加墨必近明

人命筆吏勒紙書榜未及填與右語貢院字中得疾札部公

此故事之

錄之于石云

方資字休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注法更四十年公領鄉

州始獲奉周旋春秋左氏傳曰奉而存省前漢東方朔傳

最厚方此欣賴遽復解去抵惘然自失也即日大暑台候

何如相望只阻一水而不果趨拜尚得以尺書見二卷楊

啓問寒温

比自湖沈展墓歸按九域志常州宜興縣在州西南舟過

沙子五百里望見一大艦廣雅曰艦南來而河流如帶

不敢爭道杜甫集清明詩爭道朱蹄

所乘舟也野次唐史思明曰亦子

既不可通謁前漢書翟義傳曰內謁無入頭便欲尋

索紙札前漢書周亞夫傳曰天子先駢不得入頭師

過沙子不可追路矣第前漢書陳勝傳曰藉弟今天

蒙德已厚殊非意料所及者迨

今惋悵

側聞先驅前漢書周亞夫傳曰天子先駢不得入頭師

已次封內前漢書刑

秋陽方熾孟子曰秋陽以暴之

伏惟台候萬福邦君據按州人皆快

一睹見一卷信安如衰老筋力尚堪爭先禮記曰老者不

而不敢以野服注見信安造賓客下塵諒蒙

詒怨

衰老廢學日與田夫野老杜甫集漫興絕句云談鄙事耳

野夫野老

旌榮在道前漢書子虛賦曰旌又韓廷壽傳曰建幢架頰

師古注曰榮有衣之或固欲占詞為禮前漢書陳遵召善

私書謝京師故人傳馮几曰占數百封親疎不惟文思衰

落而擯棄餘生復有強聒之嫌遂以咨目謝不敏猶未聞

徹猥蒙高義莊子云陳義甚高又杜收錄陳人莊子寓言

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雄文龍賁開元天寶

之謂陳人郭象注曰陳父之人耳拜貺莫喻欣榮

自經擯斥潛深伏奧韓愈集各侯繼書云自念方將不與

世相聞矣獨有事鄉大夫桑梓之恭注見六卷常又常出

於衆人之後比次城闈前漢書校獵賦曰擗捨為闈而康

也指不敢告闈者只俟姻戚借遣肩輿社甫集遣與呈蘇

使便趨鈴下不被甲鈿閣之下持篇不遺數人已為左右

所先前漢書子虛賦曰以娛左右顛師古注蹴踏起迎

黨篇君在蹴踏如也又如芒刺之在背也前漢書霍光

背在辭奉尚新伏惟台候萬福某適有行役詩陟岵孝子行

尚稽踵門孟子曰許行自楚之臨書惓惓前漢書劉向傳

師古注曰惓惓忠謹之意也惓惓讀與拳同禮記曰得

一再接待側前漢書司馬相如傳臨叩令聆名論大慰區

區注前而燕勞送將之厚此當世顯者所宜得於左右前

乃獨加於流落踐踏之餘宋明帝詔答上景文其各曰

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風誼凜然三復感嘆詰先進篇

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踏云與常守陳檢詳字應之三帖

自公下車四境晏然前漢書表海內晏如願不聞疾呼急

步一帖作疾 真古良千石也 前漢書宣帝紀曰燕霸以

師古注曰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四百石實不

滿二千石其云中一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

成教言之故曰中鄉參張參政全以靜治名公堂

二千石者蒲也

治堂記曰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祖定天下相

惠士治齊七十城舍蓋公問焉而得所以治齊者後九年

代蕭何為相又以所治齊者治天下畫一之歌至于今

臣之方參其相也中更使一旬征伐四方定諸侯為一時功

其民如素所治軍者參始精然因齊人厭亂之心劉諸老

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淨之說一切反其故順民之欲

與之休息而無作焉齊以六治蓋治軍如御猛獸也擾龍

如牧羊也去其群者其若羶牽而舜駟之則羊之死者

過半矣參為將相一地一張文武異用達乎居重取輕之

權而不膠於所敵故大儒之效炳然為漢開基之冠而高

后惠帝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參之功為多也今夫接於

人而准從无常者天下有無窮之事循於道而況應无方

者天下有不易之理發天下之理而以一理貫之則居簡

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諸精蟻護之中可以節釐三辰

譚奕博祖之間何以折衝万里而止之君子好奇喜事不

安於其所始為獨言異行以駭天下下簡髮數米問羊知馬

先事候情張捷開設為鉤距以示神明民之視其上赫

-5 85 35 905" data-label="Text">

然如雷震鬼神莫則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常言毗陵

郡也

士自建

禹已消

始一消

所以宣

法遇吏

今猶未

最稱得

也帝曰

亦子安

之率民

至中以

公諱正

具存

○其輒

早勢

如此

雖沙

子

先生

入荆

溪泊

-5 915 35 965" data-label="Text">

塘口

見一卷張如一帶耳隋文帝謂高穎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阻一衣帶之水不拯蒼生乎右丞帖注

命大作戰船見比還村舍見瀕河之民前漢書成帝紀曰

許嵩建康實錄比還村舍見瀕河之民師古注曰瀕水涯也瀕河以錢酒賂巡河吏卒乞斗碩之

言傍河也顏首頻又音賈水周問之曰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轡中有鮒魚焉

水周問之曰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轡中有鮒魚焉

車具遭鞭撻又可閱者東坡先生集載无錫道中賦水車

飛沙龍鳴中如打衙天公不念老農立喚取阿香推雷

五鄉奔牛青城方咸二鎮晉陵武進治而晉陵州志常

而注之漕渠并灌兩岸之田州縣出片紙可辨也隔湖在

塘口去西門二十里晉陵自薛堰湖口出南戚野無錫自

直湖港出絡社皆商旅舟楫走集之地如薛堰則征稅所

在比見田家鑿井救旱廣深數丈四野殆徧而沙土崩摧

中傷腰足比比前漢書哀帝紀曰皆是今

集衆力開捺泥淤不過數尺可貸鑿井莊子曰鑿十倍之

勞亦無賂吏沽水之費杜工部詩雲安想見欣然奔走聽

命更冀財處前漢書晁錯傳唯陛下財擇頭師古

使臨枉教具審殘暑台候勝常伏承已解印組前漢表曰

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邦人繫戀固不待占他日官成

又揚漢曰銀黃垂三組邦人繫戀固不待占他日官成

名立擁節切坐元帝時荆州掾江州節表曰臣自擁旌節東

方之休戚重臨某雖老矣當驅兒童以竹馬迎也

日郭伋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

迎伋拜伋問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

苦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及謂從事計日告

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使念負諸兒即止野道期乃往

與常守秦直閣

字楚材

二帖

即日初暑共惟台候萬福自聞開藩與州人同有二天之

喜注見七卷常中而不敢恃宿昔黃韻曰一期輒以幅巾東坡

過李野夫公撰故居詩曰幅參衣冠之集方俟請間前漢書

日願請問頻師古注曰間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願師古

頃有所陳不欲於眾顯論也又安盜傳曰願請問願師古

私有所白也已聞移牧之命區區守趙中大帖欲攬

使君之須不及也晉桓伊字叔夏時上嘗酒司馬導子專

安惡心其為人每抑制之因室讒使納行於主相之間以安

命伊吹笛即為一弄乃放笛曰臣於笛外了不及笛然自

足以致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入帝善其調達乃

相便申帝亦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箏而

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

其聲節既俯仰可觀立位下沾巾乃越席而就之持不宣

○解印之初冠蓋雲集前漢書蒯通傳曰天士民懷戀截

鏗唐開元天宝遺事曰姚崇牧荊州受代日闔境民吏卧

輟後漢書侯霸傳曰霸字君房為臨淮想見祖席之盛細

象山於路側以芻棘相為神主祭之以車轆轳而去詩云

取夫共反人邑子設相道供張東都門外注云祖道餞行也

又景因設燕飲為類師古注曰相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

黃帝之子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又

謂祭祖神之日因為燕樂也應劭風俗通曰按禮傳云其

祀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也祖車所至足助所建靡不窮皆故

事方來有繼行神謂之祖者祭於行始方來有繼之意余

祀為貴重為勾芒該為尊取修及熙為玄冥為祝融勾

龍也所謂方來有繼者持善其意義如此耳然樂龍傳注

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以為祖神而顯氏又云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行神三家之論不此同若而衰老又不得容一跡於其間暑候漸近尚冀調護前漢書張陽傳曰貧昆弟調護之尤厚顏師古注云調護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也張良傳曰煩公幸卒調護和乎也護謂保安之

自厚  
與常守王司諫  
字子雲

丁六帖

公在諫垣叔詣兄妻言左右存省流落之意卷莊右

帖而不敢以姓名徹門下前漢書司馬相如傳曰臨叩比

聆去國欲寓一紙而竄跡窮陋莫或致之頑鈍廢禮不為

亡負也東坡先生答李端叔書曰子由先至蒙惠

涼秋緬想體力益勝其築室詩斯干篇築室以未成而陰

陽家史記太史公六家指要曰其切觀陰陽之術夫洋而

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為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

牛夏長秋中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死以度歲下

可遷矣方悉力從事於此論語曰好從而水涸膠舟莊子

則亦為之舟置杯焉則膠則亦為之舟置杯焉則膠種種不集比又從人輟買杉椽

二百枚由城府至田間一牒乞判執他日蓋茅一把錄曰

其州雲居道禪師問洞山高僧其州雲居道禪師問洞山高僧如何是相師意

洞山曰問者地後有一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問者如何對

罪過曰道齊皆公之賜也宗又過望皆公之賜也

辱手教具審涼秋台候勝常傳聞召歸之命方俟出郊具

一小舟償一見之願唐李翰林集上韓朝宗書曰白聞天

但願韓荆州識省書身不及此當是筆端之蠅崔鴻十六國春秋

為赦與王猛符融密試為赦文有二大蒼蠅入牕間集筆

端夫而復來賊長安市相告云有赦有司以聞赦內外

之咸言有一小人墨衣大呼云官今大赦堅嘆曰其向蒼

市呼之須臾不見又異死曰晉明帝嘗欲肆青乃屏內室



出帝竊異為令人尋之即歸以先聲馳告台邪漢書韓彭所集如師傳有秋意然異獨

使臨領誨飭且審秋暑台候萬福苦熱弥旬柳公權詩人皆苦炎熱

引領孟子子皆引領素秋爾雅秋為白藏梁元帝纂要曰以秋收成亦曰三秋素秋是也

日為歲東坡先生上与程全及帖云此間海氣一雨遂條然莊子庚乘楚高曰能條然乎能洞然乎此邦君與民共者耶楚宋王

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与庶民共者耶楚宋王景差持扇有風颯然而至王

弥月不遣狀新涼台候何如一雨沛然苗槁復興孟梁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由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公私之慶聞公已治倉廩

逾月不具記兩後下涼台候何如時事反覆懸知如此方

州人洶洶補漢史高帝紀曰天下洶洶不為之驚大暑度非長驅之時韓文公集元和聖德詩長所洋洋无有齟齬故不敢拜問秋防唐杜工部集西山詩曰辛有所聞望警誨也

暑雨沛然不惟一洗炎溽而秋稼如茨詩甫田篇曰曾孫一飽已可占矣

某頓首再拜投老百罹毛詩東爰篇云我生之初尚无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注云罹憂也不知旌騎所止去違一紀區區跂

望徒有此心即日復茲春寒伏惟台候萬福某歸田五年

踰藏農圃未嘗一拜鈴下注見六卷与吉而公達觀一視

之勤不間荒遠莫拜重餉傳委首五息愧感之深

前漢史賈誼鵬賦云小知自私賤彼貴我連人大觀問遺物亡不可又韓文公集原人云聖王人一視而同仁

宋鮑昭東武吟云腰鎌刈麥黃婦女行泣夫走歲歲東去無集西  
麥行云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歲歲東去無集西  
梁詳問誰腰方公閱而懼懸知有今日之喜也

暄冷未定共推台候萬福自公頌州兩見春序所以存錄

故交慰藉後漢中隗器傳云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  
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注云慰藉

安也藉薦也言流落皆非所敢望於左右者獨以多懼多

畏未獲一拜鈴下注見六卷上吉日俟召歸具小舟郊見

少叙區區感藏之意

比枉重問已嘗報謝即日台候復何如寒食佳節大雷雨

暴發紅紫紛然唐韓文公集魏州也序詩云一掃而盡殊  
丁寧紅紫蓋指花而言也

可惜也寒暄未調所冀尊生自厚

牙兵傳擻適以躰中小不佳頭目眩然案躰汗下意是久

雨中寒濕之故盛禮臨况輒口占授兕輩占謝他日別當

具記後漢史陳復為河南太守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於其  
言謝京師故人傳憑九口占數百封親疏各如其意

向南  
大駭馬

李學士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五



乙酉新春試燈前一日得於地安門街上





